

參賽類別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請勾選)
作品名稱	童話大屠殺
<p>「今早，C市開往H市區間車原定早上8點由淺川站出發的列車，誤點了將近一個小時後始發車。原因是系統顯示，有另一輛『不應該存在的區間車』停在軌道上……」</p> <p>火車上，赫爾辛聽著耳機播報的即時新聞，心想著這新聞胡說八道什麼，自己自從上了這班車次後，便一路北上沒停過幾站，更何來誤點一說。又過了十幾分鐘，列車平穩的到達H市的終點站，旅客們魚貫通過驗票開門，青年跟著前面的行人們一起出了車站大廳。</p> <p>一時間，天地風雲變色。</p> <p>明明時間才早上十點初，但天際卻蔓延著屬於傍晚的淡紫色，熱鬧的車站大廳在青年出站的一瞬間變得異常安靜，只見周圍除了自己以外再無其他旅客。</p> <p>「先生，坐車嗎？」一個低沉、不帶溫度的聲音出現在赫爾辛的身後，一股冷意瞬間攀上脊背。</p> <p>「好。」他冷靜的答道，眼下自己正處於一個未知的境地，只能走一步算一步。</p> <p>「去童話鎮是吧？一定安全給您送到。」司機自顧自地說著話，絲毫不給人商量的空間，「我們這個鎮子啊，人都越來越少囉，要不是前幾年改名叫童話鎮，把鎮子翻新成年輕人喜歡打卡拍照的樣子，否則連回鎮上的路都要荒廢了。」</p> <p>「聽過鎮上的童謠嗎？我給你唱一個吧。」男人打開車上老舊的收音機，狹小的空間內響起沙啞陰沉的旋律。</p> <p>「聽說大野狼活不久，白雪公主學會製毒藥；                  聽說彼得潘才是兇手，睡美人的沉睡是祝福；                  聽說醜小鴨反目成仇，灰姑娘其實精通魔法；                  聽說糖果屋需要保護，大野狼才會替你祈禱；                  童話故事都真假參半，沒人能成為最終贏家。」</p> <p>「你說有趣不有趣，唱首歌的時間，我們就到目的地了。」司機也沒收錢，幫著赫爾辛把後車箱的行李拿出來後便開車走人。</p>	

只見面前有一條長長的道路，不遠處一個斑駁的路牌寫著三個大字「童話鎮」，底下一航小字寫著「前方 200 公尺處，歡迎蒞臨」

這時赫爾辛聽見附近傳來車輪壓過草地的聲音，又是一台計程車，這次下來的是一個青年，身高目測將近一米八，一頭棕髮及腰，用黑色髮帶鬆鬆地束著，戴著一副金框眼鏡，身穿針織衫及深色風衣，散發著溫和的文人氣息，但赫爾辛卻捕捉到他眼神中閃過的一絲精明。

青年也看到他便走了過來，笑了笑說道：「你好，我叫時瀾，你知道這是哪裡嗎？什麼時候來的？」

這話問得有點莫名其妙，「我是赫爾辛，路邊的牌子也寫了，這裡叫童話鎮，我看你也是被奇怪的司機載過來的吧？」

「那司機有跟你說什麼嗎？」時瀾問道。

「他給我唱了首歌，我聽著覺得奇怪，便先記下來了，你那邊呢？」

「他跟我說了一句話，我也記錄下來了。」時瀾遞給赫爾辛一張紙，紙上用工整的字跡寫了一行字句：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殺之。」

時瀾：「你有頭緒嗎？」

赫爾辛：「這是不是能理解為我們還有一個同伴，但我們三人有一個會是壞人？」

時瀾：「你說的也不無可能，看起來我們該進城了。」

只見大片黑霧緩緩地伸出爪牙，無聲的驅趕在鎮外逗留的人們，霧氣遮蓋住天空原本怪異的紫色，只剩幾盞路燈還盡忠職守地亮著，為旅客照亮通往未知的道路。

進到了鎮裡，一個老者迎了出來，「你們就是這幾天要投宿的旅客對吧？歡迎來到我們矮人……童話鎮。」

「我是這裡的鎮長，跟你們同行的旅人已經到民宿裡歇著了，就等著您二位呢。」

說來也奇怪，一個看上去七八十歲的老人，走起路來竟然比兩個年輕人還快，彷彿是

用飄的一樣。

民宿是一棟三層樓的洋房，一樓是客廳跟廚房，還有兩間臥室，二樓是四間比較大的臥房和一間書房，上三樓的樓梯被封住了，但看起來似乎是閣樓。

兩人放好行李下樓，卻看到一樓客廳坐著另外兩個「旅人」，一個穿著白襯衫黑西褲，紮著俐落的馬尾，正翹著腳翻看桌上的報紙；一個看起來年輕些，兩條麻花辮軟軟地垂在肩頭，一身吊帶裙配上帆布鞋凸顯青春活力，大概還不到二十歲的樣子。

四人各自打了照面，綁高馬尾的叫做沈亦檸，她是最早來的，已經在城裡待一天了；穿吊帶裙的叫做秦昭，她是第二個到民宿的，據她說來到這裡前是下午，但現在童話鎮一片漆黑已然入夜，這樣一講幾人才發現，這裡的時間似乎不是自己所認知的時間概念。

時瀾：「你們目前有能用的資訊嗎？」

沈亦檸：「我是最早來的，當時村長拉著我絮絮叨叨地說了一堆事情。」

「村長說，這裡其實不叫童話鎮，最早的居民都以矮人為主，久而久之集結成一個大村子，他也還只是個村長而已，前幾年開始村子的青壯年人口急遽流失，人口越來越少，直到有一天突然進來一批以童話人物為主的勞動力，村子擴張為城鎮，老村長本想說這些『童話人物』能給鎮子帶來一些觀光財，便敞開大門歡迎外地人搬遷進來，沒想到安穩和平的日子只維持了一年多，直到鎮上傳來許多失蹤人口的消息，鎮民才意識到不對勁，但也為時已晚，曾經的村子逐漸被外人所佔據，他們無能為力，所以想靠著我們這些『外力』來改變這個死局。」

「但我總覺得這裡不太像現實世界，反而更像是一個遊戲，主線任務、NPC、故事背景全部交代得一清二楚。」秦昭突然出聲道。

秦昭：「我是第二個到這兒的，大概是這裡的下午兩點左右到的，我當時把整棟樓都逛了一遍，發現一些有趣的東西。」昨天下午秦昭放好行李後沒遇到沈亦檸跟村長，而是自己探索了整棟樓。

整體來看這棟洋房真的很大，一樓的客廳便能容納十多人，往上便是四間臥房及書房，怪就怪在，書房雖大，但整排書櫃上卻是清一色的童話故事書，秦昭本想著童話鎮有童話書倒也正常，但一翻開才發現大部分的內頁早已泛黃，字跡模糊到看不清楚內容了。

「我大致翻了一下，能辨認出來的只有《白雪公主》、《睡美人》、《小紅帽》、《糖果屋》、《灰姑娘》、《醜小鴨》、《愛麗絲夢遊仙境》、《花衣魔笛手》和《彼得潘》。」

聽到這裡，赫爾辛想起司機唱過的奇怪童謠，和時瀾對視一眼，默不作聲。

沈亦檸：「而我則是在昨天下午去鎮上晃了一下，大致摸清了這附近的地圖。」

他們所在的洋房對面是一間雜貨店，全鎮就屬這兩棟建築物離鎮子的入口最近；洋房後面一點有條小路通往村長家，沿著洋房外的大路一直走，會看到鎮中心的鐘塔，路上會經過唯一的一間餐館。

鐘塔為中心向外延伸出五條大路，一條與外界連通，東北方的路通往鎮上的警局及森林，旁邊的別墅屬於白雪的領地；正北方是灰姑娘的城堡；西北方有一座教堂及墓地，往裡面走會看到兔子洞；西南方是鎮上的醫院，後方的兩條小路分別通往睡美人的房子跟小紅帽的木屋。

沈亦檸：「鎮上比較著名的建築物就這些了，其他都是低矮的平房，應該都是原本就在這的矮人住的，但有好些個屋子都破敗不堪，屋主應該都是那些失蹤人口。」

這時，四人的手機不約而同地收到一封匿名郵件。

**【歡迎您來到童話鎮，我們擁有純樸的民風及秀麗的風景，以豐富的童話故事為基底打造的觀光勝地，讓您彷彿身歷其境!】**

**【感謝您報名童話鎮旅遊團限時角色扮演活動】**

**【人數:3人。您的代號為XX，請遵守遊戲保密規則，希望您有個美好的體驗。】**

這時客廳的電視突然亮了起來，傳出新聞台的聲音。

**【震驚全鎮的人口拐賣事件已持續超過一年，我鎮警局已和外界勢力聯手，將帶領三位副警長一同辦案，勢必還大家一個安寧。】**

**【漢賽爾警長:我們已收到通知，明天將會和新來的兩位副警長一同商討未來應對及防範的方法。】**

**【葛麗特副警長:我們已經上任通知書以郵件方式寄給兩位副警長，請市民遵循宵禁，晚上十點後請關好門窗，靜待黎明的到來。】**

眾人各自看著收到的郵件，神色各異。



半晌，赫爾辛打破沉默道：「時間不早了，都先回房吧，有什麼事等明天早上再說。」凌晨，他敲響時瀾的房門，門沒鎖，彰顯著裡面的人也在等著他。

時瀾：「再次問好，我的『新同事』。」

當時收到的郵件裡，時瀾跟赫爾辛的代號都是副警長，而奇怪的是，這場詭異的遊戲，參加人數應該有且只有三人才對。

赫爾辛：「很明顯，她們或許有一個是我們的隊友，那哪一個才是混進來的？我們要怎麼確認她的身分？」

兩人也開始意識到這個童話鎮似乎和以往認知的童話有很大的區別。

房間的座機電話響起，時瀾接起來聽了半晌，面色不虞。掛斷電話，他轉身對著赫爾辛伸出手似是在邀約，「走吧，我的副警長同伴。」

兩人副警長的身分不被宵禁所限制，一路暢通無阻地順著之前沈亦檸給的地圖來到了鎮裡東北方的警局，乍一看還挺有模有樣，走近才發現是一棟兩層的糖果屋，門口站著兩個小小的人影，一男一女，穿著警察制服及警徽，正是漢賽爾與葛麗特。

漢賽爾：「歡迎你們的到來，我先代表全鎮的鎮民感謝你們的幫助，事不宜遲我們直接切入正題吧。」

葛麗特：「就在剛剛，我們接獲線報，說是西南方又失蹤了一戶人家。」

漢賽爾：「我需要你們這幾天去調查一下西南方附近的情報與可疑人物。」

葛麗特：「有必要的話可以找西北教堂處的狼先生詢問情報。」

漢賽爾：「記住，提防小紅帽。」

兩人商討後決定先去教堂問情報。西北方的教堂沒有名字，似乎鎮上的人都已經習慣用方位來稱呼地標。教堂不大，兩層樓高，裝修風格不像是任何一個時代的建築，微弱的燈光從毛玻璃透出來顯得有些陰森，走進去才發現，這裡頂多只能稱為「宗教聚集地」，大廳內祭祀的神像散發著不能用詞彙形容的詭異，長椅最前排坐著一個穿著黑色長袍的男人正低聲禱告著。

倏忽，男人睜開雙眼，站起來轉向他們，大廳想起低沉且不失威嚴的聲音：「你們來了。」不是問句而是肯定的語氣，彷彿早就知道二人的動向一般。

時瀾：「我們想問你對於最近幾起失蹤案的具體情況跟小紅帽的資料。」

男人自稱郎先生，他明面上掌管鎮上的教堂與墓園，背地裡卻與警方合作成為線人之一。「她比我還晚一點搬來，過沒多久鎮上就開始漸漸地少人，從最開始的一兩個，擴展到一個月失蹤一兩戶，等警方開始著手調查後鎮上已經不見了幾十人。我們合理懷疑小紅帽有作案嫌疑，但抓不到證據。」

「據說有人曾在凌晨聽到笛聲，隔天早上發現鄰居一家子都不見了，而那天鎮上唯一的餐廳竟人滿為患，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每一樁的失蹤案被發現後的隔天，因此我們也懷疑餐館的紅心皇后有嫌疑與動機。」

「對了，我可以很明確地告訴你們，所謂的『司機』其實是引誘人們過來的吹笛手，所以當務之急是解決鎮裡的小紅帽，再來才是逍遙法外的那些。」

「剩下的問題你們可以去問三位公主，沒必要的話別打擾睡美人，盡量中午去；記得跟白雪多拿些藥材，順道拜訪彼得潘，他知道一些事情；灰姑娘的城堡現在還開著，小心行事，隔壁的兔子先生也是我們的人，但要小心瘋帽。」

「聽，笛聲又響起了，願造物主保佑你們。」

兩人在夜色下疾行，一路來到了灰姑娘的城堡，城堡裡燈火通明，他們被管家迎了進去，來到一間寬敞的會客室，主位上坐著一個身穿藍色連衣裙的金髮女子，她身旁坐著一個穿粉色睡衣的姑娘，正揣著抱枕昏昏欲睡。

赫爾辛拉著時瀾行了禮，問道：「可否請兩位告訴我們一些失蹤案的資訊？」

睡美人先開口了，嬌俏的女聲夾雜著些許慵懶：「你猜為什麼小紅帽的斗篷是紅的？」

「為什麼每次失蹤案發生後餐館都會客滿？瘋帽是為了什麼而瘋的？聽說郎先生與小紅帽有秘密？」

「彼得潘最後會殺人，很可怕的。瘋帽最後會了結一切，你們還需要靠她。醜小鴨就在身邊，自己注意。」

「你們知道嗎？三個人的旅行團只剩你們兩個囉！」說完竟又睡了回去。

一旁的灰姑娘開口了：「你們都記下來她說的預言了吧？這個時間還醒著倒也難為她了。」語畢，一抬手，竟直接把睡美人給變消失了。

灰姑娘：「兩位警長遠道而來也辛苦了，長話短說吧，北方一個人都沒少，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和他們抗衡，只不過小紅帽的手還不敢伸過來而已，如果之後有必要的話，我們北方可以保護你們。你們首先要破解失蹤案，再來才是保護警長，他似乎不知道自己正處於危險當中，記得和葛麗特講一下。」

「瘋帽不算是壞人，但別惹她，她帶著仇恨而來，我建議你們可以跟她結盟，我這魔法好像沒什麼施展空間，那我送你們去白雪那？」

時瀾：「那就多謝了，祝您二位有個安靜祥和的夜晚。」

彈指一揮間，二人來到東邊與北邊森林的接壤處，旁邊是一個兩層的小木屋，炊煙正緩緩地飄向夜空。一聲爆炸聲驚醒無數林中鳥。一個穿著實驗袍的女人灰頭土臉的走了出來，哪裡還看得出膚若凝脂、唇色如血、一頭烏黑的秀髮。

「我下次一定要告訴她不准再用魔法把人傳送來我這了，我兩個月的實驗心血啊！」

白雪：「剛來的兩位副警長是吧，正好有些東西漢賽爾要先配好再轉交給你們。」她遞給赫爾辛一個籃子，裡面是滿滿當當的化學藥品，王水、乙醚、嗎啡，還有一些奇怪的標籤，如吐真劑、老鼠藥、麻醉藥等。

白雪：「記得把我剛剛的話轉交給那個新晉的神仙教母，再有一次我一定炸了她的城堡！慢走不送。」

時瀾、赫爾辛：「……」

兩人往森林的深處走，夜晚的森林格外的靜謐，只聽得到風把樹葉吹得沙沙作響的聲音，高大的樹木遮蓋住傾瀉而下的月光，讓草地上暗紅的血跡和樹的陰影融為一體。

草叢邊突然竄出一人，時瀾藉著手電筒的燈光看過去，是一個穿著深色迷彩服的青年，袖口被大片的鮮血浸染，手上握著一把泛著寒光的匕首，一開口卻是溫潤的聲音：「新來的副警長？」

赫爾辛：「你們鎮上的消息都傳遞得這麼快的嗎？晚上才發布的新聞，現在已經人盡皆知了。」

彼得潘：「那是做給其他矮人看的電視台，能活到現在的童話人物或矮人基本上都有自己能存活跟獲取情報的渠道。」

「我看起來不像壞人嗎？」彼得潘舔舐著刀刃上的血液問道。

時瀾：「我們也沒說過自己是好人啊，你說是吧，另一位副警長？」

赫爾辛：「……你們兩個差不多行了，演戲還演上癮了是嗎？趕緊把問題問完，快天亮了。」

彼得潘：「這麼說吧，我的身分跟瘋帽一樣是『獵人』，也是鎮上餐廳的貨源供給之一，另一個貨源就是南方小紅帽佔領的區域，那裡失蹤的人也不多，許多童話人物都知道他們有嫌疑，但執法人員只有兩個，忙不過來，到頭來還是得仰仗外人的幫忙。你們到了早上可以去看一下餐館的情況，那是紅心皇后的領地，我看那裡的植物多多少少也有些問題。」

時瀾：「多謝啦！」

兩人趁著黎明來臨前趕回洋房，卻發現鎮中央的鐘塔周圍正飄著絲絲的血腥味，他們將這個小插曲默默記下來，打算回頭再來調查。

赫爾辛回到二樓的房間，卻發現房內的東西被翻過了，他沒有大聲宣揚，而是默默地敲開時瀾的房門，打算跟他擠一個房間，順便捋一捋晚上調查到的消息。卻不曾想時瀾的房間也出現了一樣的情況，兩人面面相覷，最後決定還是留在時瀾的房間。

赫爾辛：「先睡一下，我估計中餐館會有異狀，起來再去看。」

時瀾：「剛剛在關門前看到沈亦檸朝我們這看過來了，能把她解決掉嗎？寧可錯殺不可放過。」

赫爾辛：「別這麼極端，在不知道是敵是友前別輕舉妄動。」

早上十一點整，房門被敲響，赫然看見沈亦檸在門外，面色陰沉，「快去餐館看，出事了。」

三人在餐館外看見湧動的人潮，上面掛著的紅布條寫著【肉菜限時大特價】七個顯眼的大字，無數個情緒激動的矮人正想盡方法擠進餐館大門去用餐，赫爾辛三人繞到一旁的



窗戶朝裡看，卻被眼前的景象給嚇到了。

廚師用大杓子在鍋爐內攪拌著濃湯，砧板上血跡斑斑，中間的烤架正緩慢地旋轉，上面插著的赫然是人的軀幹，手臂跟大腿的肉被割下來放進絞肉機，產出一條又一條的肉腸，還有些在砧板上被剁成肉醬，廚師用湯勺費力地將眼珠挖出來，仔細地把手指的骨頭剔除，多餘的腿骨被拿來熬湯，腸子從腹部的切口中被取出，清洗後下鍋成了肥腸，耳朵割下來後放入鍋中汆燙，被剃掉的頭髮凌亂地散落在地面，將砍下來的手指切成鑫鑫腸的大小後加到湯裡。

餐館內的民眾不可能看不到廚房的景象，因此兩極化的民眾反應才更令人匪夷所思。

少數的民眾躲在家閉門不出，一部分是在圍觀人潮，剩下的全是在瘋搶進去餐廳的名額。圍觀的人潮面露驚恐，似乎對此避之不及，而那些失去理智的鎮民們如同行屍走肉一般，推搡著和自己一樣失去控制的人們，敲打著餐館的窗戶與大門。

這時一個髮色鮮豔如火的女人被簇擁著走了出來，「多謝各位鎮民對本餐館的捧場，你們的熱情與對美食的嚮往我與廚師們都親眼見證。」

「那麼，請入座吧。」女人聲音溫柔，音量卻恰到好處，赫爾辛卻感覺到話語裡似乎夾雜著一點誘導的意圖，當他回過神時，右手正被時瀾緊緊拉著，他已經半隻腳踏進餐館大門，而赫爾辛本人對中間自己做了什麼竟完全沒有印象。

沈亦禛：「你們有拿到一籃藥劑對吧？找到一瓶叫『照妖鏡』的，喝一口再來看，保證接下來的場面比現在更精彩。」

赫爾辛：「不對，你怎麼知道我們有藥劑？」

沈亦禛打斷了他的發問，「這背後的水比你想像中的更深，連你們昨天晚上出去過、調查到什麼、見了誰，我都一清二楚，不該現在問的就別問，遲早會知道的。」

時瀾湊到赫爾辛旁邊，低聲耳語，「先照她說的做，她不會害我們，但她也不是好人，之後再去解決她的身分問題。」

兩人回房間找到那瓶「照妖鏡」藥劑，而時瀾順手帶上了他之前沒被翻走的短刀。

再度回到餐館前，最先感受到藥效的是赫爾辛，從他的角度看過去，血腥的不再是廚房內的景象及那些餐點，而是那些正推擠著眼神卻逐漸變得空洞的鎮民們，以及餐館外種植的一大片玫瑰。

正如最開始認識到的紅心皇后的故事一般，嬌豔欲滴的紅玫瑰正緩緩地滴下濃稠的鮮血，人們為了爭搶空位而大打出手，掛彩後流出來的血液全被腳下的土地給吸收了，得到新鮮血液滋潤的玫瑰開得更嬌了，一朵一朵的綻放著，爭奇鬥艷的景象卻讓時瀾與赫爾辛幾欲作嘔。

而站在一旁的沈亦檸卻見怪不怪，彷彿置身事外，就好像她已經看過這種場面很多次一樣，也讓赫爾辛對她的身分有了諸多猜測。

沈亦檸：「行了別看了，不出意外的話應該是要出意外了，我們先回洋房待著等新聞。」

話畢，時瀾也開始發現不對的地方，心中的違和感被逐漸放大，他閉上眼睛試圖讓自己的感知不被藥劑的效果給影響。

周圍的聲音安靜了下來，失去視覺反而讓聽覺變得更為清晰，不太對，他想著，似乎腦中那根代表著危險的弦被觸動般，突然睜開了眼。

是真的安靜下來了。

餐館周圍寂靜無聲，不管是瘋狂推擠的不正常鎮民，還是閉門不出在窗戶邊看著的正常鎮民，都不見人影，時瀾環顧四周，也沒看到赫爾辛與沈亦檸兩人的身影。更奇怪的是，他記得閉上眼前時間還是正中午，可現在餐館門上掛著【非營業時間】，周圍也一片漆黑，只剩幾盞路燈還兢兢業業地照亮著腳下的路。

他有預感，過不了多久，最多兩天，他們便能從這童話鎮裡出去了。

手機的提示音拉回時瀾的思緒，赫爾辛和沈亦檸兩人正待在洋房等晚間新聞的播報，讓他看到訊息後就快點回來，宵禁時間到了難免街上出現一些危險的事。時瀾趕在十點前回到洋房，在客廳坐定，才對著沙發上的二人問道：「這中間發生麼事了？」

「我們喝下藥劑後是 12:30，不知怎的，從我們的角度看過去，你閉著眼僵站在那，就好像被什麼東西魘住一樣，緊接著我們兩個就直接出現在這裡，連門窗都打不開，所以只能給你傳訊息，然後等晚上的新聞。」

「還有，」沈亦檸打斷道，「秦昭不見了。」

十點整一到，電視自動打開播報著新聞。

【晚間新聞快報，西北教堂晚間突發大火，經消防人員全力搶救及滅火後，火勢已得到控制，並於內部的懺悔室內發現一名燒焦男屍，經相關人員鑑定後，該男屍身分為教堂的神父即先生……】

【調查發現，起火點位於該懺悔室，起火原因與動機不明，正待警方確認是否為人為縱火……】

還未待眾人反應過來，一聲驚叫瞬間拉回他們的思緒。

「失火啦!快滅火啊!」

時瀾知道，時機已經成熟了，謎題正一步一步地被揭發，是時候踏出最後一步了。

三人趕往南部區域，直奔小紅帽的領地。

周圍一片漆黑，連盞路燈也沒有，沈亦檸打開手機的手電筒，拿出之前白雪給他們的其中幾瓶藥劑，上面貼著「魯米諾」三個字，走到小紅帽屋子外的曬衣繩，那上面掛著幾件鮮紅的披風，往上面噴灑魯米諾試劑，那些被噴到的地方竟都出現了藍色螢光，這些化學反應在鮮紅披風上顯得格外的妖冶，藍色螢光持續了好一陣子才消失。

結合了之前彼得潘提供的供貨商名單，與睡美人的預言，三人也藉此確信有一部分的失蹤人口是被小紅帽殺害的。

想起之前彼得潘提到餐館後的植物，中午時親眼所見吸血的玫瑰，與前一天晚上路過鐘塔時隱約飄過的血腥味，他們也對那片玫瑰做了魯米諾測試，毫不意外的，在鮮紅的花瓣及肥沃的土地裡，血中的鐵催化試劑的發光反應，此時嬌豔欲滴的紅玫瑰在眾人眼裡彷彿真的能滴出鮮血一般，而餐館離鐘塔最近，或許當時聞到的便是從餐館附近飄過來的血腥味，令人細思恐極。

時間來到午夜十二點，鐘塔的鐘敲了十二下，鎮裡的火越燒越大，從西北教堂開始一路蔓延，「快沒時間了!」三人心想，快速來到東北方的警局，時瀾還記得當時灰姑娘說警長有危險，出於副警長的職責與來到這裡的原因，他們都必須保護好漢賽爾並解決這樁失蹤案。

最後三人決定由時瀾留守警局保護漢賽爾與葛麗特；赫爾辛負責處理找到秦昭，確認她的身分，有必要直接擊殺；而沈亦檸負責解決最棘手的小紅帽，並找出整樁案件的疑點與動機。帶上警局配給他們的手槍，赫爾辛與沈亦檸在夜色的掩蓋下離開了警局。

火勢越演越烈，西北邊已然是一片灰燼，此時的秦昭開始唱起了《Hide and seek》，在詭譎的歌聲中，她單手拎著斧頭，以緩慢的速度在火場穿梭，就好像是真的跟時瀾幾人玩起躲貓貓一樣，紅心皇后拎著汽油桶，像澆花一樣把油潑在秦昭搜索完的房子周圍，接著再點上一把火。

Ding Dong. I know you can hear me.  
Open up the door. I only want to play a little.

秦昭慢慢地走著，臉上掛著和善的微笑，語氣是那樣的溫柔，「時瀾?赫爾辛?沈亦檸?你們在哪呀?失火了我好害怕啊。」

Ding Dong. You can't keep me waiting.  
It's already too late. For you to try and run away.

秦昭砸破一幢民宅的門，發現是空屋也不覺得掃興，走向下一間，繼續唱著歌。

I see you through the window. Our eyes are locked together.  
I can sense your horror. Though I'd like to see it closer.

秦昭看向窗戶，與屋主對到了眼，咧嘴一笑，破窗入內殺了屋主。

Ding Dong. Where is it you've gone to?  
Do you think you've won? Our game of hide and seek has just begun.

窗外赫爾辛的身影一閃而過，他正在尋找擊殺秦昭的最佳時機。

半小時過去，鎮上大半部分已經被燒個精光，而赫爾辛也把秦昭引到洋房裡，眼看斧頭一步步地逼近，秦昭的音樂卻還在繼續。

I'm coming closer. Looking underneath your bed but, You're not there, I wonder. Could you be inside the closet?

就像變態殺人魔在和躲起來的屋主玩遊戲一樣，秦昭惡趣味的推開每一扇門，廚房、浴室、書房、臥房。

Ding Dong. Looks like I have won.  
Now you're it.



最後一間臥房，赫爾辛在窗戶邊退無可退，「你到底是誰？」他咆哮著問，顫抖的聲音暴露出濃厚的恐懼。

「我是秦昭啊，」女孩歪著頭燦笑著，「或是你可以叫我『醜小鴨』，但我討厭這個身分。」她吐了吐舌頭。「憑什麼都看不起我呢？我不夠可愛嗎？」秦昭思索道，「那就把他們全殺了不就好了？」她眼神一凜，問赫爾辛：「你覺得我可愛嗎？」

赫爾辛深吸了一口氣，似乎是下定決心，從背後掏出手槍，上膛瞄準扣板機，動作一氣呵成，嗤笑道：「副警長怎麼會覺得『叛徒』可愛呢？」子彈穿透心臟，秦昭臉上的不可置信都化為扭曲，在不甘心中嚥下了最後一口氣。赫爾辛下樓又是一槍解決掉了紅心皇后，而她們也將隨著起火的洋房一同化為灰燼。

反觀沈亦禛這邊，卻看到小紅帽正好端端的坐在自家中，嘴角噙著笑，從容地看著這個「外來者」。

沈亦禛下意識覺得周圍安靜得有些發慌，「你應該也知道自己做了許多十惡不赦的事對吧？你是餐館最大的供貨商，也是失蹤案的主導者，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要聯合吹笛手把兩個外地人拉進來，但郎先生做了什麼，需要你大費周章的偽裝成失火？」

小紅帽坐在高腳凳上盪著雙腿，說道，「一個男子送心愛的女子一份禮物再正常不過了，只不過，純白可不是我喜歡的顏色，所以我只能自己染成紅色啦！」

「不過火是他自己放的，這和我沒關係，你猜猜，當他發現這件披風變成鮮紅色時，他的內心有多驚訝；當他發現我殺了那些人來做染料之後該有多自責啊！如果當初不是自己送了一件純白的披風，或許整個童話鎮還能維持個三五年的和平呢！」小紅帽歪著頭，不解道：「可是我只不過是提前幾年展開屠殺而已啊，為什麼妳看起來很生氣？」

沈亦禛不知道自己現在是什麼樣的情緒，「憑什麼因為你的屠殺我的親人就該遭殃！你忘記我了嗎？我一年前也被『騙』來過這裡啊，你怎麼還有膽提到你犯下的罪孽！」淚水凝聚在眼眶卻遲遲不滑落下來。

小紅帽端詳著面前的女人，半晌才慢悠悠地回想起來：「你是去年那個活著逃出去的副警長『瘋帽』？沈亦恒是你的哥哥啊？」

說時遲那時快，沈亦禛一個箭步衝了過去，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她不想用槍那麼快地結束對方的性命，連刀都是用鈍的來攻擊。

沈亦檸用力把刀拔了出來，連續又捅了好幾次，直到刀子因為手腕脫力而掉落才顫抖著退開。她蹲下身來抱住自己，似乎是訝異於小紅帽過於容易就被解決掉，冷靜下來後，她找到一桶汽油，潑在小紅帽的身上、家具、地板、房子周圍，和洋房裡的秦昭一樣，一把火了結罪惡的一生。

這時沈亦檸感覺到背後有一股涼意襲來，一隻利箭不知從何處發射，穿過了她的胸膛，她艱難地轉過身，發現樹上掛著的彼得潘正面無表情地搭著弓，準備對自己發射第二支箭，卻聽見一聲槍響，獵人從樹上掉落下來，又是兩聲槍響，乾淨俐落的解決掉了弓箭手。

「果然時代變了，熱兵器還是比冷兵器更有效率啊。」沈亦檸訝異自己在生命流逝之際還能生出如此感慨。

赫爾辛趕到時，沈亦檸剛中箭，他只來得及擊殺彼得潘，確認他已失去生命體徵後，才前往確認沈亦檸的狀態，只是已經來晚了，他只能給她闔上雙眼，抱著她逐漸冰冷的身體，拖著沉重的步伐與心情一步一步走向警局與時瀾會合。

明明不過十分多鐘的路程，回到警局時已經初見晨曦了。

中間消失的幾個小時裡，灰姑娘竟試圖攻破警局的守衛，最後被時瀾以精準的射擊給槍殺了，葛麗特則是跟著赫爾辛他們同一時間離開警局，前往白雪的實驗室，將人與研究成果帶離後引爆了實驗室，而白雪則利用自己的藥劑，毒死了睡夢中的睡美人。

鎮上蔓延的火與日出一同散發出熱量，也把整個鎮子燒得一乾二淨，至此，存活的童話人物僅剩糖果屋的兄妹與白雪，以及在醫院值班的救護人員與少數住較偏遠的鎮民，童話鎮將不復存在。

葛麗特與漢賽爾對他們二人行禮：「萬分感謝您二位的相助，那些童話人物在這裡能活下來自然多少有些不正當的方法，我們只是藉此機會徹地根除他們而已，我方人員除郎先生外皆無傷亡，還得感謝你們的正確判斷並擊殺那些壞人，以及解決掉叛變的副警長秦昭，沈亦檸小姐我們會為她安葬的。」

「以後童話鎮也不會再存在，包括那輛『不應該出現的區間車』也是，我們會負責把你們送回去。」

直到時瀾與赫爾辛搭上回去的列車，臨近分別時才感嘆，這幾天發生的事說出去都不一定有人信，但身上的傷口卻又提醒著自己真實性。

這樣的經驗不管放到哪裡，都是會令人大呼不可思議的一趟旅程。

至此，一切塵埃落定，往日的恩怨了結，怨恨的殺人，虧欠的彌補，背叛者不的好死，作惡者自食其果，枉死的靈魂得以昇華，所有的所有終歸於零。

【希望您對這一次的童話鎮之旅感到滿意】

【下一梯次旅行團出遊時間:三個月後，成團人數:3人(已額滿)】

【童話鎮全體鎮民歡迎您的再次蒞臨】

